

我們的「兒童樂園」



●香港書展展出「我們的快樂回憶——《兒童樂園》」。黃依江攝



●《兒童樂園》70年代編輯室，(左起)郭禮明、張浚華、潘偉。



●70年代，羅冠樵(左)與李成法在《兒童樂園》編輯室中。



●張浚華 攝影：尉瑋

香港書展正在舉辦「我們的快樂回憶——

《兒童樂園》」特展。《兒童樂園》刊出於1953至

1994年間，陪伴幾代香港人長大，其間的美與樂承載了無數人的回憶。《兒童樂園》的最後一任社長張浚華說，雜誌雖然停刊，但故事並未結束。「當年的讀者長大了，記得雜誌，回來找你，然後現在是讀者和你一起做。」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尉瑋 圖：部分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兒童樂園》繪本。黃依江攝



●《兒童樂園》封面。黃依江攝



●羅冠樵的「中國神話」系列



●雜誌中也有不少「小忌廉」式畫風故事。



●「播音台」欄目



●《兒童樂園》創刊號封面



●邱健恩 受訪者提供

邱健恩：童趣、創意、傳統，《兒童樂園》都有了

邱健恩博士就是張浚華口中長大後對雜誌念念不忘，並且「神通廣大」的讀者之一。他所撰寫的《千面樂園》可說是市面上最全面解構《兒童樂園》出版史的著作，其中不僅全面收錄雜誌1006期封面，還對其內容及發展做了全面的鋪陳和評述。

「記得是7歲起開始看《兒童樂園》，很好看。以前買舊書容易，就去找回之前的舊刊來看。」邱健恩說，「我讀中文，最喜歡看的就是羅冠樵畫的歷史故事、神話故事，用今天的角度來看仍然很吸引。就算當時有其他書，也沒有一本像《兒童樂園》那樣。」

羅冠樵是《兒童樂園》的創辦人之一及主編，是雜誌的靈魂人物。邱健恩說，從

雜誌的變遷中最容易看到的就羅冠樵的風格的轉變。「早期的雜誌，例如頭200來期，不論是故事還是美術，都比較以寫實為主，而到了後期，尤其是400至600來期，就比較朝向童趣的方面發展，由畫面來引起小朋友的興趣。」他舉例道，例如早期的人物多是五等身，頭身比一比五，實際小朋友的比例是三等身，才更顯得意，於是後來的《西遊記》故事就用這種風格來塑造。「早期的《兒童樂園》，小朋友是家長眼中的小朋友，後期的則是小朋友眼中的小朋友。早期的市場，來自家長看到雜誌，覺得對小朋友有幫助而買，是為了讓他吸取知識；到了後期，家長仍會買，但是是因為小朋友喜歡看，這和「我想小朋友看」是很不同的。」邱健恩

說。羅冠樵對傳統文化的演繹亦賦予了雜誌不一樣的風格色彩，他原創圖文的中國神話故事、歷史故事等都深受歡迎。「我們自己研究中國神話的人知道，中國神話是很麻煩的東西來的。但他夠膽畫，從盤古開天地，到女媧……他在整理神話上很有功力，很會串連故事。在中華文化的演繹上，以圖畫或者漫畫的形式來傳達，在香港來說他做了很重要的功夫。有些神話或者歷史其實是片段式的，他就加上一些故事，透過故事去給小朋友看，用簡單的方式來傳達。又比如《水滸傳》，怎麼給小朋友講潘金蓮和西門慶呢？他把整個脈絡梳理清楚，但是又避開了一些東西，如果不是對小朋友有充分的了解，並且有一

種傳達傳統文化的渴望，是做不到的。」1963年，張浚華加入《兒童樂園》成為執行編輯，與羅冠樵一起，二人幾乎負責了所有稿件的寫作。邱健恩慶幸雜誌找到這麼合適的撰稿人。「兒童最重要的潛移默化的教育，是語文。看《叮嚀》，會產生很大的幻想；看傳統神話故事，會見到很多中國文化的內涵；動物的故事又保留天真的想法。現在的兒童教育比較強制化，但《兒童樂園》以輕鬆的方式，童趣、創意與傳統，三方都有了。」從早期對知識的培育，到對傳統文化鄉愁的聯繫，到後期當香港經濟起飛娛樂方式豐富混雜下仍提供良好正面的兒童娛樂，邱健恩說，《兒童樂園》對香港帶來的影響是潤物細無聲的。 ●文：尉瑋

西方繪本變身連環圖
《兒童樂園》1953年創刊，第一任社長闖起白在旅順長大，精通日

語，也熟悉日本的兒童教育和兒童刊物，早期的《兒童樂園》便主要以日本的《小學生》雜誌作參考。一人家本的雜誌本本300多頁，分得很細緻的，我們只有80頁，他就翻譯、改寫。張浚華說，外國的繪本創作一本可以花上一兩年，《兒童樂園》出半月刊，5天就要出全本彩繪，沒有辦法完全原創。於是雜誌除了羅冠樵原創的《小園圖》、歷史故事和民間故事外，還參考外國的兒童文學和繪本，翻譯、改寫、描圖，豐富內容。早期多參考日本，後期則參考西方。

「最早是去辰衡和香港圖書館借書材料，但是公司整天說要省錢(笑)，於是變成去圖書館兒童部。挑選到十本八本好書，就回去再細寫。一看到好的故事就將其翻譯改寫，一多都是大開本並且好寫，我要在一個星期內畫完，於是點點讀者文摘，但我還有圖畫，於是花很多功夫。」早期一個故事要花很多功夫，後面逐漸變成1000字配一兩幅圖，翻譯也用本地連環圖，一頁變一格，翻譯也用本地口吻，一點沒有翻譯腔，真相當於把外國繪本故事揉碎了再講一次，「別以為翻譯改寫好簡單，字少圖多，真的畫死人！到今天我真的很感激這些畫家，做好多事情，不又多付一倍功夫。」張浚華感嘆道。

從今天的角度看，這種二次創作好像是抄，但當年版權法不那麼嚴格，這些本土化的連環圖成為了向本地小朋友引介外國文學與繪本的寶貴窗口，高橋真琴的作品、大熱的《Daddy and the Dinosaur》系列等故事都留下身影。現在市面上正版的外國童書成行成市，再回頭看《兒童樂園》微縮連環圖版，卻有另一種趣味。

「我以前每到圖書館找到一本好的書，真的就好像中了六合彩，立即好興奮。我曾經在圖書館兒童部看了很多年的書，退休後有次又回到兒童部，看到有那麼多的好書！回頭想想，自己都沒有做了，那麼高興幹什麼！」張浚華笑道。



●由1973年開始，《兒童樂園》連載「叮嚀」。

《兒童樂園》於1994年停刊，後李成法與羅冠樵先後於2011年及2012年去世，那些編輯部的歲月好像漸行漸遠。「後來發現，大家還記得《兒童樂園》哦。」有讀者將一共1006期的雜誌電子化放上網免費下載，有遠在越南的讀者在防疫物資緊缺時給張浚華送口單。「做了七年，起碼有幾代人。當年的讀者長大了，記得雜誌，來找你，然後現在是讀者和你一起做。」張浚華說，自己曾經經歷脊椎受傷和眼疾，有無比消沉的日子，現在卻時常「無啦啦好開心」。「《兒童樂園》的讀者一個比一個可愛，他們可以說是我一生人的光彩。」

曾經雜誌中的美好和真意，由讀者繼續傳遞。



●《千面樂園》